

女缠足 古发髻 龟甲缚 妓鞋令.....

一场以女人生命为赌注的死亡智力游戏，游戏的规则却是古老东方对女人的……

断骨金莲



Duan Gu Jin Lian

鬼谷●著

古老、摧残人性的缠足被现代社会中变态凶手所使用，这是文化的倒流也是丑恶文化的残留。到底是文化的某些弊病造就了变态的心理还是人的邪恶内心控制了美丽的文化？

恐惧、挣扎、窒息、神志迷乱、幻觉……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女缠足 古发髻 龟甲缚 妓鞋令……

一场以女人生命为赌注的死亡智力游戏，游戏的规则却是古老东方对女人的……

断骨金莲



Duan Gu Jin Lian

鬼谷◎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骨金莲 / 鬼谷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703-705-7

I. 断… II. 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权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158 号

出 品 人 丁国联

书 名	断骨金莲
著 者	鬼 谷
文学统筹	方雨辰
责任编辑	刘小明
装帧设计	黄墨言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上海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60×98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3-705-7
定 价	22.00 元



楔子

一阵阵冰冷的感觉将女人从昏迷中激醒。

她迷惘地看着四周——这是哪里？

扫了几眼以后，她看出来，这是自己家的浴室。

但马上，她的眼睛里就出现了恐怖的神色——她被浸泡在浴缸里，冰冷的水正顺着水管溢上她赤裸的身体！

她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可是任凭她怎么扭动身体，却始终无法站起来。

她发现自己被绳子捆绑得结结实实。

恐惧感让这个女人发疯似的大叫。

但那只能成为心底的呼喊。因为一张密封条紧紧地封在她的嘴上。

由于刚才的拼力挣扎使得女人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的呼吸随着刚才那些无劳的动作而变得急促起来。更可怕的是，慢慢溢过乳房的水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的胸上，使得她呼吸起来更加困难。

突然，一个声音轻飘飘地传来：杜梅，别挣扎了，没用的。

这个被叫做杜梅的女人惊恐地看着随着声音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在她的眼里，简直是看到了死神或者说是恶魔。

那人站在她面前，身体摆出一种悠闲的姿势，而且在用充满着邪意的目光看着她。

那个恶魔并不是看她，而是在看浴缸里的水。

——浴缸里的水已经漫到女人的脖颈。水下，女人洁白的身体在无助地扭动着。

女人的鼻息声越来越重了。

由于嘴上被密封条封着，她只有用鼻子竭力地吸取空气。

她绝望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水，又抬起头用乞怜的眼神看着对面的人。

对面的人看着杜梅可怜兮兮的神情，便低下身子，将嘴唇凑向杜梅的耳朵。



“深吸一口气！”那人命令道。

杜梅听话地鼓起鼻翼，深深地吸着气。——我只有服从才能活命。

“真听话！好好享用吧，因为这是你吸到的最后一口空气了！”同样是轻飘飘的话传进杜梅的耳朵，如同听到死神的脚步声一般。

女人在听到这句话的同时，绝望地抖动了一下身体。随即，湿热的液体从眼睛中流出，但还来不及流淌下来，就马上被冰冷的流水所淹没。

——水已经漫过嘴唇，漫过鼻翼，一点一点涌入她的眼睛。

她痛苦地闭上眼睛，试图阻挡水的进入，但却阻挡不了胸腔里的空气在一点一点减少。

她觉得胸腔像被什么东西用力吸着，在一点一点地回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能感觉到肋骨在切割她的肺。

一阵压榨的疼痛之后又是一阵撕裂般的折磨，那疼痛像是一条毒蛇从她的腹部钻到她的鼻腔，她禁不住翕动着鼻翼，深深地吸入。

但她吸入的再也不是空气，而是冰凉的水！

而且吸入的水立刻就肆虐地蔓延到她的体内。

她似乎听到水进入肺里的声音，啾啾的声音。然后又从体内传来噼啪的声音，每一声都像在大脑里燃响一粒鞭炮，将她的神志炸得烟消云散。

她觉得陷入了黑暗的深渊之中，她的内脏七零八落地下坠着，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寒冷。然后有冰凉的怪兽肆无忌惮地涌入她的大脑，撞击着她的眼睛。

杜梅最后的记忆似乎张开了眼睛，还看见了光亮，在一个圆圆的黑洞里。那里面似乎还有她的脸，她用尽全部力气去看，却止不住身体在急速地下坠。那光亮却越来越远，越来越黯淡，直到融进暗黑之中……

看着浸泡在水中的女尸，“恶魔”发出了惬意的微笑，但这微笑却又是那么的残忍。

“恶魔”并不着急离开现场。因为这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星海人家”这个豪华小区坐落在这座城市最好的地段。

——离市中心不远不近,道路四通八达,周围文化教育场所林立。最主要的,小区之外五百米就是美丽的海滨。而且,这片海滨不是对外的海滨浴场。用市民的话来说,它就像星海人家的私家海滨公园。

晚饭后出去散散步,是平常人家的事情。而在这里居住的人,吃饭后挂在嘴边的是:“出门看看海。”

一平方米两万元人民币的房价使得在这里入住的都是各界的精英人物:政府要员、金融大亨、演艺界名流……等等。

总之,住在这里的人最起码都是身价数百万资产以上的人物。当然,房地产商是不管这些人的钱来路如何的。

不过,这个小区唯一的缺点就是停车位太少。每天私家车出出进进的时候都为—个停车位费尽周折。

这是房产开发商预先判断的错误。因为设计的时候只是按照每户一辆私家车的标准设计的车库和停车位。而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的住户拥有两辆以上的车。

而在今天,2006年6月27日上午,“星海人家”这个豪华小区里的车更是显得拥挤。

因为猛然间多了数辆警车。

——小区里的一个业主死了。

A座1201室。

这是小区里—幢六层高档住宅楼的一层。

四室二厅,一百五十平方米的使用面积,考究的意大利风格装修,高档时尚的家电家具,无一不显示出房子的主人曾经过的是人间天堂一样的生活。

不过,现在这所温馨华美的房子却变成了命案的案发现场。房子里—



切的陈设都变得冷酷无情,没有了生机。

简洁和重案三组组长刘世明站在房间里靠窗的一角,静静地看着警员们在紧张忙碌地处理着犯罪现场。

窗外明媚的阳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尽情地洒进房间里,床上的那具女尸在充满活力的阳光照射之下更显诡异。

简洁紧紧地蹙着眉头,看着卧室床上的这具女尸——太奇怪的女尸了。

女尸的眼睛微微张开着,瞳孔里没有一丝的光芒。她的嘴上贴着一层密封胶条,将密封胶条揭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她原本小巧可爱的嘴唇已经被牙齿咬得血肉模糊,不难想象在临死之前,她经历过怎样痛苦的挣扎。

她的头发像是被洗过以后没有整理的样子,乱蓬蓬地披散在头的两侧。简洁刚才曾走过去曾试图将女尸的眼睛合上,因为女尸的眼睛最初的样子是拼命睁开着的,在这披散的头发映衬下,如同白日里的女鬼。但简洁努力了半天也没有将女尸的眼睛完全合上。

此刻,微微张着的眼睛和蓬乱的头发搭配在一起,使得女尸的脸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虽然这面孔现在扭曲着,但简洁看着她的樱桃小口,看着她小巧可爱鼻子,看着她弯弯的细眉,不难想出如果在生前,那肯定是一张美丽可人的俊俏面容。

可是如今,所有的美貌都在这死气沉沉的气氛中消失了。

简洁不忍心再看女尸的脸,转而将视线向下移动。

负责现场笔录工作的刑警走到简洁身边,用嘴努了努女尸的位置,然后问她:“这女尸形态怎么写啊?是用‘赤裸’这两个字来描述还是怎么写?”

简洁看着女尸,也不禁皱眉。

——女尸的躯干虽然是全身赤裸,但却又被绳子紧密地捆绑着。

与女尸的头部带给她的恐怖感觉不同,看到女尸的身体,简洁的感觉却不是恐怖,而是奇怪、惊诧,此外还有些许的艳情感觉在里面。

说起艳情的感觉,是因为被害人的身体十分洁白,而肌肉弹性又十分好,再加上匀称的身体比例,凸凹有致的形体,这样的裸体无不让人觉得有性的成分在里面。

至于说到奇怪和惊诧的感觉,那是因为简洁没有看过哪一个被害人是如此被捆绑的。

在以往的案子中,简洁也曾见过被害人被捆绑殴打,甚至致死。但那都



是她能够想象到的捆绑方式。无非是用绳子将手脚、肢体甚至颈部捆住，失去自由。也或许是将被害人捆得很紧，甚至达到勒死被害人的目的。

但这个被害人身上的捆绑方式却和简洁以前所看过的完全不同。被害人的手和脚倒是用的普通的手法来捆的，但是躯干部分却大不一样。

从女尸的颈前开始，依次经过乳房、腹部、下身，然后绕到臀部、后背，被绳子近乎规律地分段捆绑着，而且身体两侧的形状基本对称。

简洁用带着手套的手拽了拽绳子，捆得比较紧，但还不是那种致人死地的紧法。而且简洁细心地察看过，这些捆在身体上的绳子所捆绑的部位都没有接触到人的身体危险的部位。例如颈动脉、腹股沟动脉。在这些地方，绳子或是捆得比较松，或是完全绕开了。

简洁知道，以前认识的一位医生朋友曾经告诉过她：人体的一些大动脉如果在受到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出现血流阻碍，在三分钟之内就会使得大脑缺血引起生命危险。

简洁对这点是记忆颇深的。

——在一次抓捕一个重要嫌疑犯的行动中，在搏斗中，一名刑警的脸部被嫌疑犯的匕首刺穿，顿时血流如注，众人纷纷上去救护，可即便将好几条毛巾压在受伤的部位也止不住鲜红的血液涌出。

简洁立时就明白了：这名刑警即便受伤的部位没有损伤大动脉，那也是中小动脉的血管被刺穿了。否则不会血流如注的。

如果在其他的部位，像胳膊或者大腿，还可以用东西紧紧缠住，不至于失血过多，可是在面部，总不至于将脖子勒住吧。那样的话，血非但止不住，呼吸倒也停止了。

简洁每次回想起当时自己的表现，就禁不住得意洋洋，事实也确实如此，此后刑警们一致公认简洁胆大心细，而且处惊不乱。

当时简洁几乎一个箭步就冲到了前面，立刻用手按住了那名刑警的颈动脉的位置。她那是反其道而行之：将颈动脉的血流阻断，头面部的出血就会减轻。

不过这也苦了简洁，因为在赶回医院抢救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每隔三分钟就得松开一会儿，免得压得太久造成大脑缺血。而松开的那十几秒钟所涌出的血，就足以将一条毛巾染红。

等到了医院，医生几乎将简洁当成了伤者了。因为简洁浑身上下全被鲜血浸满。



不过等到医生将垂危的战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以后,说了一句话却让简洁觉得这身血衣穿在身上是多么的幸福。

医生当时说道:“你们那个女警察真是不简单,要不是她处理得当,动脉出血二十分钟就会让人失血而死的!”

而简洁在此刻看着床上的女尸,心里却有种“面对着头部出血,却找不到颈动脉”的感觉。

因为她搞不明白,这些捆绑意味着什么?

眼前的这个被害人,虽然身体被捆绑着,但凶手显然是特意避开了那些危险的地方。可见凶手捆绑被害人的目的并不是要致她于死地。

那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捆绑是为了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那么只要捆住手脚就可以了,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还要把躯干也捆住呢?

而且更令人觉得怪异的是,当她们将女尸的身体翻转过以后,大家吃惊地发现,在女尸的后背上竟然用口红写着一行字:“初一高声双日默”!

这像是一句诗,可这又是什么意思?

简洁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令她浑然不解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当她的目光投向被害人的双脚的时候,她又一次迷惑了。

被害人的双脚被白布紧紧地缠绕着。除了露出两个大脚趾,剩下的部分直到脚踝全部被缠得严严实实。

而当打开白布以后,在女尸的左脚和右脚脚面上,也发现了用口红写的字,分别是“三”和“下”这两个字!

如果说被害人后背上的字让人联想到诗的话,脚上的这两个字可以说一点联想的空间都没有了。

看着女尸身上这些奇怪的现象,简洁不禁摇头,陷入了沉思。

此时,她的脑海里回忆着太多的见过的尸体:在警校上学的时候做尸体解剖用的尸体;戴上警徽以后办案时看到的被人杀害后的尸体;甚至看过罪犯被枪击中以后迅速死去的过程。

那是她击毙的第一个凶犯,一个持枪杀人在逃犯。

当时,她负责在后门盯守。

其实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抓捕计划很周密,凶犯基本没有可能从后门逃窜。



但百密也有一疏——罪犯还有同伙，而且事先并没有侦察到。

当全部刑警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持枪杀人犯的时候，他的那个同伙便趁机跑向后门。

直到六年后，简洁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她见到凶犯迎面向她跑来的时候，她猛然一怔，随即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

她的余光看到了凶犯也将胳膊抬起，她的心中却涌起一阵热流。因为她从手枪的准星里，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凶犯的左胸口。

她毫不犹豫地叩动了扳机，几乎在一霎那之间，她就看到那个凶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而她似乎都没有听到枪声。

等到她奔过去的时候，看到鲜血从那个凶犯的前胸上的一个弹孔里一股一股地向外涌出。

简洁那时没有紧张，没有兴奋，没有高兴……

她特别安静。

她安静地看着那个凶犯痛苦地扭曲、急促地喘着气、眼睛也瞪得大大的，像是眼睛也在抵抗着痛苦。直到那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泽的时候，手脚还无意识地抽动了几下。

然后，她又看着凶犯被枪击中的前胸——血还在往外涌着。

队友们围上来，见她一动不动地蹲着，以为是第一次击毙罪犯的原因使得她紧张了。正要拉她起来，她却淡淡地说：“我只是在等血流完了以后看看我刚才击中他的弹孔的位置。”

重案三组的队长刘世明在得知简洁的这次表现以后就立刻把她收入自己的阵中了。

用他的话来说：“简洁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材料！”

简洁站立已久的腿在酥麻中稍微动了一下，阳光射在她的脸上。简洁略微眨了一下眼睛，大脑也从刚才的思绪中回到现实。

她又一次将目光盯在了女尸身上。

简洁并不是恐惧。她的从警经历使得她对尸体早已经没有了恐惧的感觉。

像是职业病一样，当看到尸体的时候简洁的内心里只萌发出对罪犯的愤怒感觉，很少再有紧蹙眉头的习惯了。

可是这种样子的女尸却是她从来没见过的。她实在搞不清凶手将被害



人的身体弄成这个样子的目的是什么？

刘世明碰了她一下。

“到院子里透透气去。”

简洁一声未吭，随着刘世明走出房间，来到庭院里。

1201室是一层，室外带着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庭院。

庭院由雕工精美的工艺篱笆围成，里面种植着各色花草。

微风徐来，花香怡人。

简洁一边摘下刚才检查时戴的手套，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觉得胸中的憋闷感觉消失了一些。

“很挠头的案子啊！有信心吗？”刘世明问。

“当然有！”虽然她对这个案子还一点头绪也没有，但简洁仍是作出肯定地回答。

——一名警察如果没有信心，那再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这是她自己写的座右铭。

简洁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从警校毕业之后就在重案组里。几年之内，就从一个普通的警员成为了重案三组的副组长。这不是靠关系、靠脸蛋，而是她用破获的一个一个案件换来的。

刘世明欣赏地看着身边的简洁：年轻美丽的面庞，温柔中带着刚强目光的双眸，能言善辩却又滴水不漏的小嘴……

这个俊俏的女警官在刚踏入警界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一颦一笑中还透着小女孩的率性和柔弱。几年的摔打，使得她已经变得越发坚毅。他也越来越多地将疑难的案子交给简洁，因为每次简洁都不会让他失望。

刘世明决定把这个案子再次交给简洁来办。

两人再也没有说话，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们都在思索这个案子。

不多时，一个警员走到他们身边，对刘世明说：“队长，取完证了。”

“收队。”刘世明说完看了一眼这所美丽的房子，随即迈步向外走去。

简洁进屋又看了一眼已经蒙上白单的女尸，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她略一寻思以后告诉法医：“女尸先不要做尸体解剖！原封不动地冷藏起来。”

重案三组会议室内。案情分析会。

没有出去办案的警员全部到场了。

“长话短说,今天的这个案件由简洁这一组负责,先由简洁介绍案情。”

刘世明历来说话都是简明扼要。

简洁在他的熏陶下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1. 今早八时,“星海人家”A座1201室发现一具女尸,是由每天去死者家打扫卫生的保姆首先发现的。经查证:死者名叫杜梅。三十五岁,离异。任职于市电视台,记者。

2. 死者被发现时位于卧室床上。但根据现场勘查,由浴室至卧室地板上有拖动的痕迹。所以推测第一现场应为浴室。经初步检查,死者为溺水窒息死亡。根据初步尸体鉴定,死亡时间基本确定在昨天,也就是6月26日的十六点至晚上二十点之间。

3. 尸体形状非常古怪:全身赤裸并被捆绑;双脚被白布缠绕;尸体上没有锐器伤、钝器伤、也没有其他伤痕;尸体后背上留有一句诗:“初一高声双日默”;尸体两只脚上分别留有一个字:“三”和“下”。这些字都是用口红写上去的。另外,在尸体阴道及外阴发现有性交痕迹,并且在阴道内发现了精液。

4. 门窗没有撬动痕迹、室内没有搏斗痕迹、室内箱柜没有翻动破坏痕迹、现场除了在庭院内采集到四个四十一码鞋样,案犯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简洁顿了一下,表示案情介绍完了。

接着又说: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推断如下:

1. 凶手是男性,而且与被害人熟悉;

2. 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致人于死地。基本排除入室抢劫杀人动机,初步认定是仇杀或情杀;

3. 凶手手段残忍,而且基本没留下痕迹,说明凶手心理素质极好且非常有经验。

4. 凶手在尸体上故意留下那些字句。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转移我们的视线,但另一方面很有可能这是凶手故意挑衅。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凶手就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甚至很有可能变态心理。”



所以初步侦破方向我认为有几点：

1. 迅速调查死者近几天的电话通讯记录。特别是昨天所接到、打出的电话。彻底细致地摸排被害人杜梅的社会交往情况。特别是近期有没有与人交恶。要着重说明的是，杜梅是个有名的记者，交往很多，人际关系较为复杂。据小区保安证实，杜梅和丈夫离异以后，经常有男子留宿在她家。

2. 调查有此种形式犯罪前科的人员，在押犯、在逃犯都要细致调查。

3. 调查杜梅前夫的情况。

4. 再细致地调查小区保安，重点询问昨天进出小区的人里面有无可疑人士。

5.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弄清楚凶手在被害人尸体上所留下的这些线索具体含义。

说到凶手在被害人身上留下的字的时候，在场的人顿时议论纷纷起来。

简洁打断了大家七嘴八舌的猜测声，说：“我先抛砖引玉吧。我觉得那句‘初一高声双日默’是指犯罪的日期。”

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

“因为我刚看过日历，6月26日，也就是杜梅被害的这一天，正是阴历六月初一！”

下面一个警员问道：“那么‘双日默’呢？是初二就休息沉默的意思？”

简洁苦笑了一下，“我也不是罪犯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想到这么多。”

半个小时以后，当会议结束，室内只剩下简洁和刘世明的时候，刘世明问道：“你怎么先不做尸解？”

“我正要跟你说。我想请一个人来协助我们。这个人可能会帮助我们弄清楚尸体上的真相。我想等他看过尸体以后再做尸体解剖。”简洁解释道。

刘世明点了一下头。“那个人是谁？”

简洁正迈步向外走去，回头应道：“我现在就去找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3

这是一栋被温馨的粉红色拥抱着别墅。



如同这个别墅外观带给人的温馨感觉一样，在别墅里面也给人一种温馨恬静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由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带来的。

此刻，这个温柔的女人正在细心地打理着二楼的书房。

她家的书房很大，比隔壁的卧室两个还要大。六个大书柜已经将书房的空间占据了一半了，再加上宽大的办公台和几个布艺沙发，这间书房反而显得拥挤了。

她非常喜欢在夜晚走进这间书房，然后卧在沙发里静静地看着在埋头伏案工作的丈夫。而后，她会打开沙发旁的台灯，在晕黄的灯光中安逸地享受着陪伴着丈夫的幸福。

她觉得和丈夫在一起的每时每秒都是幸福无比的。

此时，她正站在丈夫的办公台前，手里拿着一个小像框。

——像框里是张女人的照片。

白皙纯洁的面容，乌黑光亮的长发，小巧可爱的嘴唇，含情脉脉的双眸。

那是她送给丈夫的第一张照片。

那天也是她的生日——1月31日。对于米兰来说，那天是双喜临门。不但生日过得快乐异常，而且在那一天他还正式地向她求婚了。

她记得，当丈夫深情地拥吻她的时候，她觉得心脏都要激动得跳出来了。然后她就听见剧烈的心跳声，很杂乱，似乎和丈夫的心跳声混合在一起，这杂乱的声音对她来说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她每每看到这张照片都在心底涌起一阵幸福的感觉。在这张照片的背后，是丈夫潇洒飘逸的字体——我最爱的女人，我的妻子米兰。

米兰记得，当新婚之夜到来的时候，她是何等的兴奋与娇羞。虽然她曾在脑海里想过无数遍和余笑予走上婚姻殿堂的情景，但当这美好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她仍是禁不住地神魂颠倒。她几乎忘了在婚床上，她是怎样依偎在余笑予的身旁，又是怎样娇羞地看着衣服被丈夫脱下……

而当丈夫的嘴唇吻上她的那一瞬间，米兰的大脑突然间一片空白，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感觉。

她感觉娇嫩的皮肤被温暖湿润的嘴唇不停地触摸，像潮湿的海风拂过，又感觉余笑予的双手在不停地揉捏，仿佛要将她体内的每一分液体挤出。她时而燥热得要尽情地展开躯体，时而凉爽得要紧紧地依偎。

她听见丈夫忘情的低吼和自己急促地呻吟，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但始



终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将她的肉体完全的包围。她被这声音激荡得不能自己,仿佛每一根神经都在为此而剧烈地跳动。

她起初怀疑这是假的,但当男人进入她体内的那一刻,那真实的充实感和撕裂般的疼痛又让她幸福得流出眼泪。这眼泪还来不及流下,她又陷入了陶醉的意识当中,她觉得自己飘浮在蔚蓝无垠的海水中,浪涛时而将她坠入深底,时而又将她抛向浪尖。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觉得身体好像要融化在海水当中,随着波涛一起翻腾,一起跳跃。忽而,那浪似乎平静了,像微波一样荡来荡去。她像一片树叶,全身湿润着被海水拥抱着。但马上,那激情的浪又将她卷了起来,将她的全部都带到了空中。她再也不想让这海浪停下,她尽情地呼喊,而那浪潮也在她的呼喊声中一波又一波地将她推向幸福的巅峰。

在米兰的记忆中,感觉过了许久以后她才恢复了意识,但仍然觉得自己支配不了身体,因为她感觉身体还在下意识地抽搐。她不想睁开眼,想让这快感再多一秒钟停留。她伸出手,抚摸到了男人赤裸的身体,便紧紧地依偎过去,喃喃地说:“我好幸福。”

这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米兰都觉得似乎是昨晚的经历一样。而每次一回想,她都又被幸福的感觉所拥抱。

突然,电话铃声从隔壁的卧室里响起。

那原本动听的音乐铃声在现在米兰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刺耳。

她一边暗自埋怨着怎么将手机放在丈夫身边打扰他睡觉,一边急忙跑进卧室。

米兰拿起电话,按下了接听键后,先看了一眼在床上躺着的丈夫,见他仍然熟睡着,并没有被电话声吵醒,这才将电话放到耳边,轻声问:“哪位?”

“哎呀,幸福的小女人啊,接通了怎么这么久才说话?”

——电话听筒里传来简洁那熟悉的调侃的声调。

听见是简洁的声音,米兰禁不住开心地笑了。

“简小姐怎么这么有空啊,都好多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呢。”米兰一边往客厅走着一边逗着她的这个好友。

“先不和你贫嘴。你的教授先生在家吗?”电话里传来简洁焦急的问话。

她常用“教授先生”来称呼米兰的老公余笑予。也常用“幸福的小女人”来称呼米兰。对于这样的称呼,米兰夫妻俩也都习惯了。



“在家呵，他又不是钻石王老五，你怎么还打他的主意呵？”米兰也逗着简洁。

“哎呀，现在没工夫和你开玩笑。我找你家教授有急事！现在正在去你家的路上呢，一会儿就到。”

米兰还想再问两句，可简洁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她这么着急找笑予什么事呢？

米兰回到卧室，本想叫醒丈夫，可看他香甜的模样，便止住了。

——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简洁驾着车行驶在去“风舞”别墅区的道路上。

她的好友米兰就住在那里。

不过，简洁这次不是要找米兰，而是米兰的丈夫余笑予——一个女性研究领域的学者。

车子拐过最后一个弯，就驶进了风舞别墅区的大门，不过离别墅区还有将近一千米的距离，而且还是盘山路。

整个别墅区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依照地形形成东西方向的两个区域。如果从空中俯瞰，那么这两片粉红颜色的别墅区就像是鸟的翅膀一样伸展在绿色的山林之中。

每次来米兰家，当车子开到这里的时候，简洁都禁不住嘀咕两句：“什么高档别墅区？竟然建在半山腰，冷冷清清的一点人间烟火的滋味都没有。”

她也和米兰唠叨过，米兰听了以后就故意用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逗她道：“这你都不懂？这叫世外桃源的风格。”

简洁听了就抿嘴笑，并不生气。她俩时常故意拌嘴取乐，这已经成了她们增进感情的手段了。

她和米兰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她们从初中起就在一个班级，一直到高中毕业。工作以后虽然说各忙各的，见面机会少了，但友谊却越来越深。

米兰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漂亮得像出水芙蓉。这点简洁觉得和自己很像，虽然别人说她的美是英姿飒爽的美。

不过她们的性格却迥然不同。

简洁是个敢说敢做的性格。而米兰的性格，在简洁看来，不仅仅是温



柔,甚至可以用软弱来形容了。

简洁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米兰中午只买最便宜的饭菜,直到无意中简洁才知道有个小她好几岁小混混打劫米兰,管她要钱花。而米兰却吓得连老师都不敢告诉。还是简洁出头教训了那个小混混一顿,米兰这才吃上了好饭。

所以,当简洁听说米兰要和余笑予结婚的时候,就觉得不合适。

这一方面是因为余笑予比米兰大了十二岁,简洁觉得余笑予社会阅历肯定丰富得多,怕米兰上当受骗。再者,余笑予是研究女性学的,简洁总是觉得研究女性的人有种怪怪的味道。

不过不久,她的这个看法就改变了。

有一次,她陪米兰一起去大学等余笑予。他正在做一个性学方面的讲座。于是,她俩也就一起听了一会儿。

那天的讲座题目是《中国古代性观念》。

她们去的时候,余笑予的讲座已经快结束了。他正在大黑板上写着:

“妇女——子宫——地——生命力

男人——男性生殖器——天——创造力”

余笑予写完了这些字,转过身,用充满磁性的声音讲道:

“在远古神话中,中国人就认为云是地的卵子。它靠雨即天的精子而受孕。天和地是在暴风雨中交媾的。而人类的繁衍与天地一样,就像我刚才写的——认为男为天,女为地,是天地造化的作品。

像雨水洒入田地和精子在子宫着床;富饶而潮湿的土地便于播种和女人湿润的阴道便于性交,两者没什么区别。所以,性交受到人们的敬仰,从不与道德上的罪恶感有什么联系。反而因为其繁衍后代,而视为男女间神圣之事。正因为其神圣,所以性交才不便随意公开进行。”

这时有个学生举手提问:“余教授,那么性交也叫做‘云雨大作’是不是这么引申来的?”

下面笑声。

余笑予微笑道:“是的。不过提醒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有了这么好的名称作借口就随便的‘云雨大作’。因为在这之前一定要有‘天作之合’。”

下面掌声一片。

接着余笑予开始讲那天的最后一个篇幅——女性曾是性行为的主导者。